

火狐红霞拥有一身绯红的皮毛。每当翩翩起舞时,她身上的皮毛就会散发出绚丽的红光,如同傍晚的霞光。

那时候,森林还很年轻,茂盛无比。红霞也很年轻,她每个夜晚都要跳舞,每个夜晚的森林都是霞光一片,年轻的鸟兽受红霞优美舞姿的感染纷纷起舞,森林里洋溢着欢歌笑语……

如今,森林萎缩了,只剩下一小片稀疏的树林勉强活过,动物们能走的都走了。红霞也老了,常常蜷缩在树洞口,两眼无神地望着日渐消失的森林,累了,便埋头睡觉,终日昏昏沉沉,毫无生气。红霞已经很久没有跳过舞了。渐渐地,大家忘掉了这个“舞蹈皇后”,也忘掉了她跳舞时散发出的霞光……

住在林子附近沼泽地的领头雁文利是火狐红霞的老友。她南下过冬之前来劝红霞一同迁徙。红霞脑子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。

“文利,还记得你上一次对我说过的‘卡门大赛’吗?”

“当然记得,那可是全世界最盛大的舞蹈大赛了。”

“文利,你说,世界各地的跳舞皇后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吗?”

“那当然,所有的舞蹈明星都会去的。”

“她们真的都喜欢裹着华丽的狐皮领、围巾和披肩跳舞吗?”

“哦,是的,那场面太残忍了。”这些都是文利从海报上看到的。

火狐红霞不假思索地说:“我见过鸟舞,兽舞和虫舞,却从没见过人跳舞……我很想知道人类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,用生命舞蹈。”

文利大惊失色地叫起来,“哦!我的红霞,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。”

“不,文利,我是舞者,我真的想去感受一下,否则我会有所遗憾的。”

“听我说,红霞,不是我不理解你,但是,你就不怕被杀死,做成一条披肩?一件坎肩?”

“不会的,我有办法。”

## 2

第二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,热闹的卡门大街安静下来。位于街角的“狐精灵”店老板锁上店门准备回家,突然,他发现门口地上摊着一条红色的狐皮披肩。这个老板欣喜若狂地拾起又大又长的狐皮披肩,回到店里。

他将装死的火狐红霞平展在玻璃柜上,一边用手细细地捋狐皮披肩,一边咂着嘴赞叹:“老天!这可真是条罕见的披肩,瞧瞧,这红艳艳的毛又长又密又有光泽。瞧瞧,浑身上下一个弹孔都没有,瞧瞧,这小脑袋,光滑圆润……哦,这才是真正完美的披肩呢!我保证,她趴在美人肩上一定美得让人炫目……”这个老板抚摸了一遍又一遍,爱不释手。“真是从天而降的宝贝,我敢肯定十万美金很轻松出手。”他急不可耐地从抽屉里取出价签,印上十万美金,贴在靠落地窗边的那个玻璃展台框上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红霞摆在展台上。忙活完之后,老板又欣赏了一会儿,才依依不舍地锁好门窗,放下铁网式防盗门窗回家去了。

领头雁文利飞到窗边,担心地说:“红霞,这里不比林子,你可要多加小心,‘装死’不是容易的事,千万别露出马脚。”

“嗯,我会小心的,别为我担心。”

“那我走了,大雁们还等着我呢!”

“你快去吧!”

“再见,红霞,祝你成功!”

“再见,文利,愿你们一路顺利!”

## 内容简介

暑假去四国八谷飞伯父家玩耍的三人组,偷偷驾驶摩托艇出海,悲惨地失踪于濑户内海,三人被当成海上遇难者……然而,漂流到无人岛上的生活,却如此多姿多彩,钓鱼、找海螺、采百合根做食物,搭了帐篷和厕所,本以为要在岛上生活几十年,没想到居然遇到行凶做恶的狮子,于是三人上演了一出抓狮子的好戏……

## 精彩片段

阿慢在老人的催促下进了门。从明亮的屋外跨进屋内,里面一团漆黑。但随着眼睛慢慢习惯,阿慢也能看清屋子里面的情形了。屋内很宽敞,没铺地板,正中间有张木桌,周围放着四五把椅子。到处有白色的动物走来走去。细看之下,原来是鸡。

屋子里头有个水槽,安有手压泵。旁边放着煤气炉,再往里有灶台。一扇半开的木门里面,可以瞧见铺着榻榻米的房间。

“噢,随便坐。”

老人指着桌子说,自己也隔桌坐下。

这时阿慢才发现,老人拄着拐杖。

“唔——你肚子饿瘪了吧?等一下,这就给你弄饭。”

老人起身往灶台走去,他的右腿从膝盖往下都没有了。

“至于菜,来个煎鸡蛋可以吧?去田里倒是有青菜,可那比较麻烦。”

老人边说边给炉子点火,给平底锅加热。桌子上面已经摆有盛了饭的碗和装了菜的盘子。这么看来,阿慢是在老人正吃饭时闯进来的。

“老伯伯,狮子的事……”阿慢朝老人后背说道。

“啊,你是说你的同学吧,不过……不用担心,那家伙白天还是比较老实的。再说,昨晚吃了一头牛,我想……两三天内不会饿的。”

“牛?那头大牛?”

“你看见了?有几头?”老人只把脸扭过来看着阿慢。

“几头……就一头黑白斑纹的牛……”

“唔,那是花子。那家伙个头大,狮子也下不了手。要是花子平安无事,那么可能还有十头牛活着。”老人怔怔地看着天花板说道。

“狮子吃牛的?”

“啊,吃牛,鸡也吃。那家伙什么都吃。”

老人轻轻叹息着,把平底锅里的煎鸡蛋倒进盘子。

“唔,咕、咕……”鸡低声叫着,边叫边啄桌子。

“我想——刚才也说了一——狮子白天是比较老实的。”



吴臣作

## 短篇童话

## 会跳舞的坎肩

□英 娃

“狐仙?刚才的红光是您变的吗?”  
“不是变的,是我跳舞的时候,从身体里散发出来的。”

“哦!这可真神奇。”  
“你叫什么?”  
“我叫王小羽,羽毛的羽。我十岁了。”

“嗯,很好听的名字。我叫红霞,晚霞的霞。”

“红霞婆婆,我一直在这条街上收拾垃圾,怎么从没见过您?”

“我原来住在森林里,不过那林子不能叫森林了,没剩几棵树了。动物们都散伙了,我没地儿去,昨天才来这里。”说到这里,红霞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森林里的树都哪儿去啦?”

“都被砍了呗!唉,别说不愉快的事了,小羽,我看你很喜欢跳舞吧!”

“嗯,我从小就喜欢跳舞,不过没人教我,我瞎蹦跶。”

“我教你跳舞吧!要知道我曾经是森林里的‘舞蹈皇后’呢!你每天收拾完垃圾,我就教你跳一支舞。”

“真的?太好了,我也有舞蹈老师了。”小羽高兴得跳起来。

从这天起,小羽每天晚上来卡门大街干活的时候,红霞就用自己的舞蹈点亮整条街。小羽干完活就跟红霞学跳舞,跳累了,就听她讲森林里的故事。

不久,小羽的舞蹈跳得很好了。

“你跳得可真好,是我见过的最棒的舞蹈家了。”红霞由衷地说。

“红霞婆婆,您是在笑我吧!您还不知道,这条街的尽头有一座卡门大剧院,每年除夕夜都会举办一次国际舞蹈大赛,到时候,这整条街都铺上红地毯迎接全世界的舞蹈明星。她们才是真正舞蹈家呢!”

“是吗?你这么一说,我还真想看看她们的风采哩!”

自从认识了小羽,火狐红霞的心情也渐渐好起来,再加上她每晚跳舞,因此身上的皮毛越发灿烂光鲜了。每天都有大批行人和游客来到“狐精灵”店,观赏她那一团火似的皮毛……

老板对火狐红霞一天比一天耀眼的皮毛更是欣喜若狂。为此,他给红霞标出了一千万的身价,并专门为红霞定制了一个具备多种防盗功能的保险水晶盒。此时已是隆冬腊月,距离“卡门大赛”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。在那些有钱的舞蹈明星到来之前,他要想尽办法确保红霞的安全,他梦想着靠这条披肩赚一大桶金子呢!

## 3

黄昏,下雪了。洁白的雪花轻飘飘地从空中落下,不久就将灰色的大地染白了。红霞被锁在高大的水晶盒里已经6天了。6天来,她没有喝过一滴水,没有吃过一粒粮食。尽管这样,红霞每天晚上,依然会在小羽到来之前,跳一段舞,为她照亮漆黑的街道。并坚持每天教小羽跳舞。

红霞喜欢这个热爱生活、热爱舞蹈的小女

孩。虽然小羽出身贫寒,心灵却没有丝毫卑微,她宛如一枝墙角的腊梅,顶着严寒绽放出芬芳的花朵。

红霞估摸着时间快到了,便艰难地站起身,深呼吸之后,费力地舞动起来。小屋很快充满了霞光,不久街面上的白雪被染得通红。

小羽蹦蹦跳跳地跑过来,“红霞婆婆,我来了。”

“你来啦!”疲倦的红霞喘着粗气,微闭着眼睛。

“红霞婆婆,您怎么啦?哪里不舒服?”小羽不安地问。

“我没事,就是有点累。呵呵,要知道我都一百岁了,上了年纪啦!和你这个小家伙不能比呀!”

“您这几天干吗老呆在玻璃盒子里不出来?”

“呆在里面没啥不好,就是有点瞌睡。”

“是他们不让您出来吗?”

“别问了,你快去干活吧!干完活,我还要教你跳舞呢!”说着,红霞挣扎着立起身,扭动起腰肢,顿时微弱的红光再次从她身体里散发出来。

小羽赶紧去收拾街上的垃圾。新年快到了,“卡门大赛”也快到了,街上的垃圾也多了起来,小羽整整收拾了一百多个垃圾袋。她把这些垃圾统统拖到街口,堆好。

这时,街上的霞光时隐时现,没有了往日的灿烂。为了这暗红的霞光,红霞几乎用尽了全部的精神和体力。当小羽干完活时,红霞身上的霞光也渐渐熄灭了……

筋疲力尽的红霞耷拉着脑袋,昏睡过去。无论小羽怎么呼唤,她都没有醒来。小羽难过地哭了,她知道红霞婆婆病倒了。

第二天,小羽一早就跑到了“狐精灵”店,她刚一接近盛放红霞婆婆的水晶盒,就被一个粗鲁的保安扭着胳膊推出门外。“红霞婆婆生病了,你们快救救她吧!快把她放出来吧!……”小羽的话没人听。小羽守在窗外,望着昏睡的红霞婆婆,伤心地哭了,整条街上人来人往,大家都忙着选购节日礼物,谁也没留意这个站在风里哭泣的小女孩……

当夜幕完全垂落到大地上的时候,热闹的卡门大街又变得静悄悄的了。小羽站在“狐精灵”店窗前,一边使劲摇防盗窗,一边呼喊红霞婆婆。

红霞听到小羽的呼喊,努力睁开了眼。她冲着小羽笑了笑,抬起两只前蹄支起了颤巍巍的身体。“你今天来得可真早啊!”

“红霞婆婆,您感觉好点了吗?”

红霞望着小羽,悲伤地说:“孩子,我以后不能再教你跳舞了。”

“为什么?是我跳得不好,惹您生气了吗?”

“不是,是因为……我要死了。”

“不,不会的。您不是狐仙吗?仙女也会死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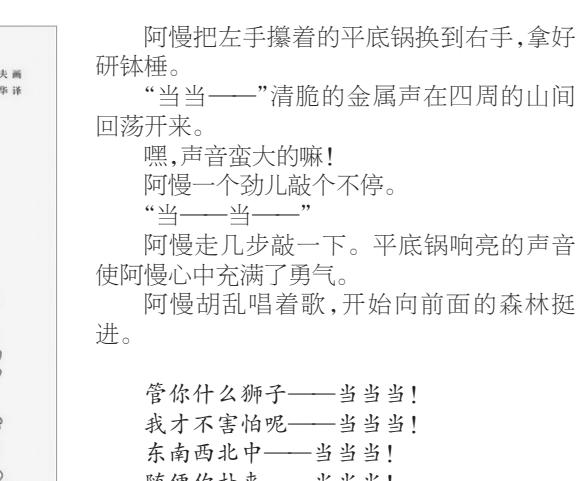
“孩子,无论谁都会面临死亡的,这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“可是,我不想让您死。”小羽哭起来。

“我喜欢坚强的孩子……答应我……别难过,好吗?”红霞断断续续地说。

“嗯,我不哭了。”小羽强忍住悲伤。

“我死后会变得……很难看……你不会嫌弃我。”



所以,你的同学说不定碰巧逃脱了,已经返回海滩。如果你不放心,可以再去海滩瞧瞧。”

阿慢盯着老人的脸。

“去那片海滩,只有山中那一条路吧?”

“嗯,啊,虽说有小船,沿着海岸划过去也不可以,但海潮流速太急。还是走那条路快,也安全。现在动身,傍晚可以赶到……”

“我这就动身。”阿慢毅然点头,站起身来。

“是吗?这里要是有什么好东西就好了,可惜什么也没有。呃,带着这个路上敲吧。”

老人拿起炉子上面挂着的平底锅,又从碗橱里抽出一根研钵棒,顺手敲了一下。

“当——”声音蛮响。

“谢谢!”阿慢嘴上虽这么说,但心里很是怀疑:这东西真能吓跑狮子?

“等等,把晚饭也给同伴带去吧。”说着,老人麻利地捏了6个大饭团,“路上小心!万一有什么……马上回来。”

老人目送阿慢告别离开。

阿慢绕过湖,开始横穿广阔的草地。

刚才的牛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不久,前面出现一片树林。蓦地往脚下一看,一条小溪淙淙流淌。沿溪前行,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树林,看到那块黑色尖顶的巨石。

阿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仰望天空。太阳还很高,但感觉风好像已带有日暮的气息。

管你什么狮子——当当当!

我才不害怕呢——当当当!

东南西北中——当当当!

随便你扑来——当当当!

歌声也好、当当声也好,较之赶跑草丛中藏着的狮子,好像这个对驱赶阿慢心中的胆怯更有效果。

随着暮色笼罩了山谷,篝火更加明亮起来。

八谷飞和博士一直盯着火苗。两个人还没吃饭,没心思吃。

“博士,你知道怎么举行葬礼吗?”八谷飞凄然地问了一句。

“谁知道那个!干吗问这些?”

“这个……以为你什么都懂。”

八谷飞向上翻了翻眼珠,看了一眼博士,又马上回过头去。

“要念经献花什么的吧,还要修墓。”就在刚才还说不知道的博士一点一点回答道。

“是啊,是得修座墓啊。就算被狮子吃了,也还会有人来祭